

□吕鸿钧

新年没过几天，学生发来讣告，耿林莽先生于1月5日去世，享年96岁。正式消息不容置疑，但还是有点惊异，因不久前鲁迅文学诗歌奖他还获提名，生和死就那么一道坎，到了这岁数，如同燃烧即尽的蜡烛，火苗微弱，一阵小风就吹灭了。

我自少年起喜欢读书，尤其是中外文学名著，但文学起步时已三十多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心血来潮写了数十首“诗”，并打印成三本“诗集”，每集二十几首。“散文诗”是以后的称谓，当时根本拿不准这些长短不一、面目各异的短文字是何种体裁。现在想来，文学创作的动力是“心生”的，并不是先确定好某一“样式”再下笔创作的。当时耿林莽是全国有名的大家，我鼓起勇气把三本自印诗集投进了邮箱。不久，惊喜得到耿林莽的来信，对冒昧的我大加鼓励，并肯定已写得“相当不错”，建议我大胆向报刊投发，这就是和先生交往的开始。

得到耿林莽先生的肯定之后，我心中有了点底气，投稿变得大胆起来。那时的文坛可以说是风清气正，没有小圈子和铜臭气，老一辈文学家都有仁人之心和“古旧心肠”，不失典型的中国文人立场、风范、道德自守，非常值得尊重。

记得初次拜访耿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朋友一起去了青岛信号山路他的办公室，耿老热情接待，没有具体事，只是叙谈，聊些有关散文诗的话题。

数年来，鸿书往来不断。重读书信墨迹，一行行带有体温、表情、姿态的，并有他书写特点的文字，都化成了温馨的促谈，仿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眼神，感觉到他的心跳。时光啊，就是这么残酷，把一个游动的蛋白生命体，转换成另一种冰冷物质，抑或归入宇宙永恒的物质形式，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

多年来，我已不仅视他为文学前辈、诗歌知音，甚至有些个人私密和情感琐事也倾诉于他，他的回复同样真诚。1996年初，先生把他发表过的散文若干篇寄给我，嘱我写点评论文字，我答应了，较系统地阅读之后，写下《泠泠月光，不喧自鸣》的长评。先生从13岁开始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主攻散文诗，其中记录生活和人生感悟的散文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文章中这样评价：“读耿林莽散文，并不容易一下子入境。有如攀山，层层叠叠，遮遮掩掩，待登上峰巅，方见明朗，而足下风景，悉入眼帘。他的散文源于真情，设文精到，风格多样，辞彩清丽，自成一家。”

先生2007年底来信说，他于5月份“眼底出血，黄斑病变，目力受损，看书不行……今后恐难如往日那样工作，年纪也大了，今后能多少应对一些世事，便不



【人物志】

遥望大海的歌者

错了……”我曾数次去信劝他少工作、多活动。他回信中言，性格使然，不爱动，也不愿与太多人交往。但我始终确信他的文学之心仍在燃烧，是传统文人那种“积习难改”，特别于散文诗，钟情如一，绝不肯放手，这已成了他生命意义之所在。

统观耿林莽先生的散文诗创作，我以为他获“中国散文诗终身成就奖”是实至名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和郭风、柯蓝等几位大咖扛起了中国散文诗勃兴的大旗，助使中国散文诗大潮迭起，蔚为壮观，是公认的散文诗领军人物。

首先，是他对散文诗题材的拓展。他笔耕不辍，久久为功，把散文诗的视角推到一个空前高度。他写《牧羊的孩子》《铜像的风衣》《窄间蝙蝠》《火焰燃烧的七种姿态》《手的档案》《黑衣人》《波黑大雪》《和博尔赫斯谈话》等等，从题目中就可以窥见，他几乎把散文诗的题材推向了“全方位、全视角”，文化东西、人物古今，草木鱼虫，广到底层劳众，雅到学者巨匠，俗到民风乡情，都在他的叙事抒情之中，目击道存，远含哲思。既有阅读瞬间的惊喜，又留下难以名状的遐想和深深的启迪，可以说，他的笔触无处不在。因他具有了中外文化视野和参透性的眼力，才能挖掘观察到世间万物内在的“诗歌元素”。他笔下是诗化的世界，光有诗不行，关键是“化”，“化”是个人的修行之功，有天赋，有努力，若功力不逮，追莫能及。

再是他的语言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无疑是文学顶端那颗璀璨的明珠，诗人穷其一生，当在锤炼语言。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且看耿林莽先生的诗，仿佛是每个字都在流水中打磨得干干净净，纯净如玉，不带半点杂质。亦如千打万击后的剑锋，闪着冷光，光气逼人，这

叫功力。耿林莽先生不仅自己在散文诗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更不遗余力地帮扶青年作者。他于2008年出版的《散文诗评品录》一书，除对鲁迅、艾青、戴望舒等五四以来的散文诗开拓者赏评外，更多的是对当代散文诗作者的全方位审视点评，其中散文诗新秀百余位得到了他的肯定和鼓励，他找出每位诗人的特点，评出每章散文诗的亮点，做到不重复不雷同，活泼生动。

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泰戈尔《飞鸟集》、波德莱尔《恶之花》、圣琼·佩斯《流亡》等大家名作，确定了散文诗作为诗歌“类型”的地位。鲁迅先生的《野草》被认为是中国散文诗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在现代新文学巨流中，散文诗这一形式有所落寞。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耿林莽、郭风、柯蓝等大家以空前的力度创作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散文诗佳作，由此带动了散文诗创作群体。各种散文诗专门报刊应运而生，正式确立了散文诗在新诗中的地位，有“类型诗”发育成熟的意义，这其中就包含了耿林莽先生作为旗手之一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中国古人推崇“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信条，这也是历史上不少成功者的“秘诀”。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自己的兴趣“融为一体”，是最大的幸福。对于现代人来说，人生所谓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我相信，耿林莽先生会此生无悔，八十多年从事文学，四十余年专攻散文诗，在整个文学界都是罕见的。如今，先生可以在天国俯瞰可爱的故国，继续以他沉静多情的目光，看散文诗这片林子生长得如春之锦绣，更加光艳照人。此刻，我们仍能不时听到他从空中传来的亲切的声音……

□孙旗

2月5日，由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打造的人文漫谈节目《文学馆之夜》上线第一期“由故乡出发，创造你的生活和世界”。作家李敬泽与导演贾樟柯、小说家双雪涛等人围坐，畅谈他们的故乡心路。对于好读书、爱文学的人来说，这样的节目无疑“十分吸睛”，也难怪文化类综艺正成为各平台拓展长视频和内容生态广度、深度的新领地。

首期漫谈的主题是故乡，具有主持人身份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李蔚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塑造了两个“故乡”，一个是鲁迅的《故乡》，一个是沈从文的《边城》。“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我二十多岁还在和故乡纠缠。”贾樟柯说自己对故乡的“获得”是在离开家乡之后，是在读到沈从文的文字之时。21岁离开汾阳，23岁离开太原，当贾樟柯坐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室里，才发现自我体验的珍贵，他脑海中的故乡才渐渐明晰。离开汾阳之前，家乡的一切是混沌的，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那个半山环绕的小城其实是很漂亮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想象的。”进入电影领域之后，国际化思维常令人迷失，正是在沈从文的文字里，贾樟柯找到了共情，唤醒了自己无意识埋藏的珍贵东西。

血亲、乡音、地域……写小说之初的双雪涛也曾感到迷失，他感觉自己总在用一种很别扭的思维和语言，但找不到解决思路。直到2013年写小说《大师》。这部小说和双雪涛的父亲有关，联想起父亲的说话方式、形态，那是一个说着东北普通话的男人。生长于东北工厂大院里的双雪涛突然就找到了叙事节奏，原来方言可以带来写作的节奏。“就是从2013年的《大师》之后，我才发现了故乡的存在，或者故乡的文学性存在。”

在李敬泽看来，中国人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离开家乡也就是这100年的时间，规模再大的离乡恐怕也就是近三十年的事。在这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农村里，别说是离开家乡了，可能连县城都没去过。所以，故乡问题对于中国人完全是一个现代经验。“飞出去了，走出去了，到最后你发现你有个心病，这个心病叫故乡。”《文学馆之夜》的“第一夜”，也许可以用李敬泽的这句话来注解。

《文学馆之夜》节目共七期，之后还会邀请戴锦华、李洱、刘震云、梁晓声、李诞、张泉灵等嘉宾，漫谈的主题都是从文学经典出发，指向的却是当下的生活，比如亲密关系、说话之道、父子之间、跑步文化等。如第二夜谈养猫文化与当代人的亲密关系，源于一只喜欢趴在冰心墓上的猫。第三夜谈当代人的说话之道，灵感来自馆藏的老舍手稿《多编好相声》。

2015年，河南卫视推出的《文学英雄》被称为第一档“文学真人秀”。与之前电视上较为常见的图书推荐、作家访谈等

文学类节目相比，这档节目体现了一种策划思路上的转变，从突出经典性到强调当代性，从文本层面转移到作家、生活层面，展现作家在当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活。

近几年，不少文学类纪实节目深受读者喜爱，比如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一、二季、《文学的故乡》《阅读·阅美》《一本好书》等“书香节目”，此外还有《贾乙丙丁》《文化野餐》等综艺节目，邀请刘震云、五条人、许知远等多组文体界嘉宾对谈。去年9月，《收获》杂志曾在微信视频号推出名为“无界文学夜”的文学漫谈节目，4个小时的“无界文学夜”吸引232万人次观看、110万次点赞。有评论指出，文学界在近几年感受到了自己的封闭，努力寻求“破圈”的可能，通过与其他媒介结合，诞生出文学播客、文学短视频、文学脱口秀、文学综艺、文学漫谈等新鲜事物，它们既是新的文学传播媒介，也是新的文学样式，无论是慢综艺还是漫谈，勾画出了文学类节目的某种特质。

今年年初的《文学馆之夜》十分吸睛，去年年末的12期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也成功出圈，作家余华、苏童，诗人西川等人在海南开了一间分界书屋，《收获》主编程永新，作家叶兆言、祝勇、黄蓓佳，诗人欧阳江河等陆续到书屋做客。节目在豆瓣评分高达9.1分。“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读书的电视佳作。几位大家的随性、睿智、童真、善意的形象极富感染力，毫不逊色于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精彩见地和论述书籍与读书的频出金句。”网友在看完《我在岛屿读书》后不光打出五星好评，还认为看这个节目如同从日常的嘈杂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只和文字有关的“乌托邦”。

只是，莫言的金句、刘震云的幽默是否会像“有数据、流量、明星支撑的综艺”一样，打造出一个可以不断复制的成功模式呢？有网友提出，“几个作家老友一起聊文学是件有趣的事，但总感觉还不够有趣，信息少了点，有点流水账。希望增加话题容量，再加上自由发挥。阅读的领域和思考角度也可以更多元一点。”还有网友指出，总看刘震云也会有审美疲劳，目前所见的几个文学类节目的嘉宾时常重合，“文学类节目本身就不是以热度定胜负的题材，没有必要追求爆款”。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霍艳撰文分析，文学环境和文学本身都在发生深刻变革，文学真人秀要面对更广大的受众，尤其是那些并非文学读者的人。想要吸引他们，除了呈现文学经典的魅力、帮助他们获取文学知识以外，还需要作家展现出一种特殊技艺——通过文学与生活真正发生关联，从而生成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寻一种诗意的情感，促使一个有趣灵魂的诞生。作家还需要教会观众这种能力，帮助他们精神世界充盈起来，建构心中的理想生活。只有这样，文学真人秀才能为文学更为生活撑开一片天。

【文化观澜】『文学真人秀』会成爆款吗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